

國策利

國語國策

戰國策卷第十九

趙二

高誘注

蘇秦從燕之趙始合從說趙王曰天下之卿相人臣乃至布衣之士莫不高賢大王之行義皆願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雖然奉陽君妬大王不得任事是以外賓錢劉去賓字客遊談之士無敢盡忠於前者今奉陽君捐館舍大王乃今然後得與士民相親臣故敢獻其愚効愚忠爲大王計莫若安民無事請無庸有爲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不得則民終身不得安請言外患齊秦爲兩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故夫謀人之主伐人之國常苦出辭斷絕人之交願大王慎無出於口也請屏左右曰言所以異陰陽而已矣大王誠能聽臣燕必致氈裘狗馬之地齊必致海隅魚鹽之地楚必致橘柚雲夢之地韓魏皆可使致封地湯沐之邑貴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夫割地效實五伯之所以覆軍禽將而求也封侯貴戚湯武之所以放殺而爭也今大王垂拱而兩有之是臣之所以爲大王願也大王與秦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楚魏魏弱則割河外韓弱則效宜陽宜陽

效則上郡絕河外割則道不通楚弱則無援此三策者不可不熟計也夫秦下軹道則南陽動劫韓包周則趙自銷鑠據衛取淇則齊必入朝秦欲已得行

去行於山東則必舉甲而向趙秦甲涉河踰漳據番吾則兵必戰於邯鄲之下

矣此臣之所以為大王患也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如趙強趙地方二千里

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燕

國燕固弱國不足畏也且秦之所畏害於天下者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甲

而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則

不然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稍蠶食之傳之國都而止矣韓魏不能

錢劉本無能字

支秦

必入臣韓魏臣於秦秦無韓魏之隔禍中於趙矣此臣之所以為大王患也臣

聞堯無三夫之分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

卒不過三千人車不過三百乘立為天子誠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料其

一本無其

敵國之強弱內度其士卒之眾寡賢與不肖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

機節

一本無節字

固已見於胷中矣豈掩

錢劉作閻

於眾人之言而以真真決事哉臣竊

以天下地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并力為一

西面而攻秦秦破必矣今見破於秦

天無此字

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破於

人也臣人之與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言之哉夫橫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

與秦成與秦成則高臺美宮室聽竽瑟之音察五味之和前有軒轅後有長

庭

一本改  
庭一作妓

美人巧笑卒有秦患而不與其憂是故橫人日夜務以秦權恐獨

諸侯以求割地願大王之熟計之也臣聞明王絕疑去讒屏流言之迹塞朋

黨之門故尊主廣地強兵之計臣得陳忠於前矣故竊為大王計莫如一韓

魏齊楚燕趙六國從親以償畔秦令天下之將相相與會於涸水之上通質

刑白馬以盟之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食道趙涉河漳燕

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則楚絕其後齊出銳師以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

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成臯魏塞午道趙涉河漳博關燕出銳師以佐之

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渤海韓魏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

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渤海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先背約者

五國共伐之六國從親以擯秦秦必不敢出兵於函谷關以害山東矣如是則

伯業成矣趙王曰寡人年少莅國之日淺未嘗得聞社稷之長計今上客有

意存天下安諸侯寡人敬以國從乃封蘇秦爲武安君飾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百雙錦繡千純以約諸侯

秦攻趙蘇子爲

爲一本無

謂秦王曰臣聞明王之於其民也博論而技藝之是

故官無乏事而力不困於其言也多聽而時用之是故事無敗業而惡不章臣願王察臣之所謂而效之於一時之用也臣聞懷重寶者不以夜行任大功者不以輕敵是以賢者任重而行恭知者功大而辭順故民不惡其尊而世不妬其業臣聞之百倍之國者民不樂後也功業高世者人主不再行也力盡之民仁者不用也求得而反靜聖主之制也功大而息民用兵之道也今用兵終身不休力盡不罷趙怒必於其已邑趙僅存哉然而四輪之國也今雖得邯鄲非國之長利也意者地廣而不耕民羸而不休又嚴之以刑罰則雖從而不止矣語曰戰勝而國危者物不斷也功大而權輕者地不入也故過任之事父不得於子無已之求君不得於臣故微之爲著者強察乎息民之爲用者伯明乎輕之爲重者王秦王曰寡人案兵息民則天下必爲從將以逆秦蘇子曰臣有以知天下之不能爲從以逆秦也臣以田單如耳爲大過也豈獨田單如耳爲大過

哉天下之主亦盡過矣夫慮收亡

曾改亡 作破

齊罷楚敵魏與不可知之趙欲以窮

秦折韓臣以為至愚也夫齊威宣世之賢主也德博而地廣國富而用民將武

而兵強宣王用之後富韓威魏以南伐楚西攻秦為齊兵困於穀塞之上十年

攘地秦人遠迹不服而齊為虛戾夫齊兵之所以破韓魏之所以僅存者何也

是則伐楚攻秦而後受其殃也今富非有齊威宣之餘也精兵非有富韓勁魏

之庫也而將非有田單司馬之慮也收破齊罷楚弊魏不可知之趙欲以窮秦

折韓臣以為至誤臣以從一不可成也客有難者今臣有患於世夫刑名之家

皆曰白馬非馬也已如白馬實馬乃使有白馬之為也此臣之所患也昔者秦

人下兵攻懷服其人三國從之趙奢鮑佞

一作接

將楚有四人起而從之臨懷而

不救秦人去而不從不識三國之憎秦而愛懷邪忘其憎懷而愛秦邪夫攻而

不救去而不從是以三國之兵困而趙奢鮑接之能也故裂地以敗於齊田單

將齊之良以兵橫行於中十四年終身不敢設兵以攻秦折韓也而馳於封內

不識從之一成惡存也於是秦王解兵不出於境諸侯休天下安二十九年不

相攻

張儀為秦連橫說趙王曰弊邑秦王使臣敢獻書於大王御史大王收率天下以償秦秦兵不敢出函谷關十五年矣大王之威行於天下山東弊邑恐懼懾

伏繕一作綴甲厲兵飾車騎習馳射力田積粟守四封之內三本同無之內字愁居懾處不

敢動搖唯大王有意督過之也今秦以大王之力西舉巴蜀并漢中東收兩周

而西遷九鼎守白馬之津秦雖辟遠然而三本同心無而字忿恚含怒之日久矣今宣

君有微甲鈍兵軍於澠池願渡河踰漳據番吾迎戰邯鄲之下願以甲子之日

合戰以正殷紂之事敬使臣先以聞於左右凡大王之所信以為從者恃蘇秦

之計熒惑諸侯以是為非以非為是欲反覆齊國而不能自令車裂於齊之市

夫天下之不可一亦明矣今楚與秦為昆弟之國而韓魏稱為東蕃之臣齊獻

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臂也夫斷右臂而求與人鬪失其黨而孤居求欲無危

豈可得哉今秦發三將軍一軍塞于道告齊使與師度清河軍於邯鄲之東一

軍軍於成臯歐韓魏而軍於河外一軍軍於澠池約曰四國為一以攻趙破趙

而四分其地是故不敢匿意隱情先以聞於左右臣切為大王計莫如與秦遇

於澠池面相見而身相結也臣請案兵無攻願大王之定計趙王曰先王之時

奉陽君相專權擅勢蔽晦先王獨制官事寡人宮居屬於師傅不得與國謀先  
王弃羣臣寡人年少奉祠祭之日淺私心固竊疑焉以爲一從不事秦非國之  
長利也乃且願變心易慮剖地謝前過以事秦方將約車趨行而適聞使者之  
明詔於是乃以車二百乘入朝澠池割河間以事秦

武靈王平晝間居肥義侍坐曰王慮世事之變權甲兵之用念簡襄之迹計胡

狄之利乎

曾本添  
乎字

王曰

曾本添  
曰字

嗣立不忘先德君之道也錯質務明主之長臣

之論也是以賢君靜而

一本無  
而字

有道民便事之教動有明古先世之功爲人臣

者窮有弟長辭讓之節通有補民益主之業此兩者君臣之分也今吾欲繼襄

主之業啓胡翟之鄉而卒世不見也敵弱者用力少而功多可以無盡百姓之

勞而享往古之勲夫有高世之功者必負遺俗之累有獨知之慮者必被庶人

之恐今吾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議寡人矣

曾本改矣  
作奈何二字

肥義曰臣聞

之疑事無功疑行無名今王即定負遺俗之慮殆母顧天下之議矣夫論至德

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昔舜舞有苗而禹袒入裸國非以養欲而樂

志也欲以論德而要功也愚者闇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王其遂行之王曰寡



人非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之狂夫之樂知者哀焉愚者之笑賢者戚焉世有  
順我者則胡服之功未可知也雖毆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必有之王遂胡服  
使王孫緹告公子成曰寡人胡服且將以朝亦欲叔之服之也家聽於親國聽  
於君古今之公行也子不反親臣不逆主先王之通誼也今寡人作教易服而  
叔不服吾恐天下議之也夫制國有常而利民為本從政有經而令行為上故  
明德在於論賤行政在於信貴今胡服之意非以養欲而樂志也事有所出曾本  
出改功有所止曾本事成功立然後德且見也今寡人恐叔逆從政之經以

輔公叔之議且寡人聞之事利國者行無邪因貴戚者名不累故寡人願募公  
叔之義以成胡服之功使緹謁之叔請服焉公子成再拜曰臣固聞王之胡服  
也不佞寢疾不能趨走是以不先進王今命之臣固敢竭其愚忠臣聞之中國  
者聰明叡知之所居也萬物財用之所聚也賢聖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  
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藝之所試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今  
王釋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畔學者離中國臣願大  
王圖之使者報王王曰吾固聞叔之病也即之公叔成家自請之曰夫服者所

以使用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聖人觀其鄉而順宜因其事而制禮所以利

其民而厚其國也三本同作祝 髮文身錯臂左衽錢劉無錯臂二字錯臂一作作衽面孔衍作右臂左衽右袒其臂

也越後語作臨越注云臨亦百越之一名也戰國之民也黑齒雕題鯁

冠林縫曾作鯁冠林縫一作鯁冠黎縹史記作却冠林絀注戰國策作林縫亦

也大吳之國也禮服不同其便一也是以鄉異而用變事異而禮易是故聖

人苟可以利其民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儒者一師而禮異中國

同俗而教離又况山谷之便孫作乎故去就之變知者不能一遠近之服賢聖

不能同窮鄉多異曲學多辨不知而不疑異於己而不非者公於求善也今鄉

之所言者俗也吾之所言者所以制俗也今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與齊中山

同之而無舟楫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黨東有燕東胡之境西有樓煩秦韓之

邊而無騎射之備故寡人且聚舟楫之用求水居之民以守河薄洛之水變服

騎射以備其叅胡續云史備燕三樓煩秦韓之邊且昔者簡主不塞晉陽以及

上黨而襄王兼戎取代集劉錢作簡主實晉以攘諸胡此愚知之所明也先時

中山負齊之強兵侵掠吾地係累吾民引水圍鄣非社稷之神靈即鄣幾不守

卷之九

先王忿之其怨未能報也今騎射之服近可以備上黨之形遠可以報中山之怨而叔也順中國之俗以逆簡襄之意惡變服之名而忘國事之耻非寡人所

望於子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愚不達於王之議敢道世俗之間

一作聞

今欲繼

簡襄之意以順先王之志臣敢不聽今再拜乃賜胡服趙文進諫曰農夫勞而

君子養焉政之經也愚者陳意而知者論焉教之道也臣無隱忠君無蔽言國

之祿也臣雖愚願竭其忠王曰慮無惡擾忠無過罪子其言乎趙文曰當世輔

俗古之道也衣服有常禮之制也修法無愆民之職也三者先聖之所以教今

君釋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故臣願王之圖之王曰子言世俗

之間常民溺於習俗學者沉於所聞此兩者所以成官而順政也非所以觀遠

而論始也且夫三代不同服而王五伯不同教而政知者作教而愚者制焉賢

者議俗不肖者拘焉夫制於服之民不足與論心拘於俗之衆不足與致意故

勢與俗化而禮與變俱聖人之道也承教而動循法無私民之職也知學之人

能與聞遷達於

於一無禮

之變能與時化故爲己者不待人制今者不法古子其

釋之趙造諫曰隱忠不竭奸之屬也以私誣國賤

劉改賤作賊

之類也犯姦者身死

賤

劉改賤作賊

國者族宗反

劉本無反字

此兩者先聖之明刑臣下之大罪也臣雖愚願

盡其忠無遁其死王曰竭意不諱忠也上無蔽言明也忠不辟危明不距人子

其言乎趙造曰臣聞之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俗而動因民而教者不勞

而成功據俗而動者慮徑而易見也今王易初不循俗胡服不顧世非所以教

民而成禮也且服奇者志淫俗辟者亂民是以莅國者不襲奇辟之服中國不

近蠻夷之行非所以教民而成禮者也且循法無過脩一作循禮無邪臣願王之

圖之王曰古今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襲何禮之循宓戲神農教而不誅

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三王觀時而制法因事而制禮法度制令各順其宜

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禮一作理世不必一其一本無道劉作後世便國不必法

古聖人之興也不相襲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禮而滅然則反古未可非而循

禮未足多也且服奇而志淫是邳魯無奇錢改奇作衺行也曾集無俗辟而民易是

吳越無俊民也是以聖人利身之謂服便事之謂教進退之謂節衣服之制所

以齊常民非所以論賢者也故聖與俗流賢與變俱諺曰以書為御者不盡於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於事之變故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學不足

以制今子其勿反也

王立周紹爲傅曰寡人始行縣過番吾當子爲子之時踐石以上者皆道子之孝故寡人問子以璧遺子以酒食而求見子子謁病而辭人有言子者曰父之孝子君之忠臣也故寡人以子之知慮爲辨足以道人危足以持難忠可以寫意信可以遠期詩云服難以勇治亂以知事之計也立傅以行教少以學義之經也循計之事失而累訪議之行窮而不憂故寡人欲子之胡服以傅王乎周紹曰王失論矣非賤臣所敢任也王曰選子莫若父論臣莫若君君寡人也周紹曰立傅之道六王曰六者何也周紹曰知慮不躁達於變身行寬惠達於禮威嚴不足以易於位重利不足以變其心恭於教而不快和於下而不危六者傅之才而臣無一焉隱中不竭臣之罪也傅命僕官以煩有司吏之耻也王請更論王曰知此六者所以使子周紹曰乃國未通於王胡服雖然臣王之臣也而王重命之臣敢不聽令乎再拜賜胡服王曰寡人以王子爲子任欲子之厚愛之無所見醜御道之以行義勿令溺苦於學事君者順其意不逆其志事先者明其高不倍其孤故有臣可命其國之祿也子能行是以事寡人者畢矣書

云去邪無疑任賢勿貳寡人與子不用人矣遂賜周紹胡服衣冠具帶黃金師

比以傳王子也續云史記匈奴傳漢遺單于有黃金飾具帶一飾漢書要義曰晉中大帶黃金骨紐一徐廣曰或作犀毗注引戰國策趙武靈

王賜周紹貝帶黃金師比延篤云胡革帶鈎也則此帶鈎亦名師比則骨犀與師並相近而說各異耳

趙燕後胡服王令讓之曰事主之行竭意盡力微諫而不譁應對而不怨不逆

上以自伐不立私以為名子道順而不拂臣行讓而不爭子用私道者家必亂

臣用私義者國必危反親以為行慈父不子逆主以自成惠主不臣也寡人胡

服子獨弗服逆主罪莫大焉以從政為累以逆主為高行私莫大焉故寡人恐

親犯刑戮之罪以明有司之法趙燕再拜稽首曰前吏命胡服施及賤臣臣以

失令過期更一作史不用侵辱教王之惠也臣一作脩敬循一作脩衣服以待今日

王破原陽以為騎邑牛贊進諫曰國有固籍兵有常經變籍則亂失經則弱今

王破原陽以為騎邑是變籍而棄經也且習其兵者輕其敵便其用者易其難

今民便其用而王變之是損一作損君而弱國也故利不百者不變俗功不什

者不易器今王破卒散兵以奉騎射臣恐其攻獲之利不如所失之費也王曰

古今異利遠近易用陰陽不同道四時不一宜故賢人觀時而不觀於時制

兵而不制於兵子知官府之籍不知器械之利知兵甲之用不知陰陽之宜故  
兵不當於用何兵之不可易教不便於事何俗之不可變昔者先君襄主與代  
交地城境封之名曰無窮之門所以昭後而期遠也今重甲循一作脩兵不可以  
踰險仁義道德不可以來朝吾聞信不棄功知不遺時今子以官府之籍亂  
寡人之事非子所知牛贊再拜稽首曰臣敢不聽令乎至集劉作王遂胡服率騎  
入胡出於遺遺之門踰九限之固絕五徑之險至榆中辟地千里

戰國策卷第二十

趙三

高誘注

趙惠文王三十年相都平君田單問趙奢曰吾非不說將軍之兵法也所以不服者獨將軍之用眾用眾者使民不得耕作糧食輓賃不可給也此坐而自破之道也非單之所為也單聞之帝王之兵所用者不過三萬而天下服矣今將軍必負十萬二十萬之眾乃用之此單之所不服也馬服曰君非徒不達於兵也又不明其時勢夫吳干之劍續去荀子注 吳干將之劍引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盤匝薄之柱上而擊之則折為三質之石上而擊之則碎為百今以三萬之眾而應強國之兵是薄柱擊石之類也且夫吳干之劍材難夫母脊之厚而鋒不入無脾之薄而刃不斷兼有是兩者無鈞罕鐔蒙須曾作項之便操其刃而刺則未入而手斷君無十餘二十萬之眾而為此鈞罕鐔蒙須曾作項之便而徒以三萬行於天下君焉能乎且古者四海之內分為萬國城雖大無過三百丈集作者人三丈雖眾無過三千家者而以集兵三萬距此奚難哉今取古之為萬國者分以為戰國七能具數十萬之兵曠日持久數歲即君之齊已齊以二十萬之眾攻荆



五年乃罷趙以二十萬之衆攻中山五年乃歸今者齊韓相方而國圍攻焉豈有敢曰我其以三萬救是者乎哉今千丈之城萬家之邑相望也而索以三萬之衆圍千丈之城不存其一角而野戰不足用也君將以此何之都平君喟然大息曰單不至也

趙使机郝之秦請相魏冉宋突謂机郝曰秦不聽樓緩必怨公公不若陰辭樓子曰請無急秦王秦王見趙之相魏冉之不急也且不聽公言也是事而不成魏冉固德公矣

齊破燕趙欲存之樂毅謂趙王曰今無約而攻齊齊必讎趙不如請以河東易燕地於齊趙有河北齊有河東燕趙必不爭矣是二國親也以河東之地強齊以燕以劉去字趙輔之天下憎之必皆事王以伐齊是因天下以破齊也王曰善乃以河東易齊楚魏憎之令淖滑惠施之趙請伐齊而存燕

秦攻趙藺離石祁拔趙以公子郢為質於秦而請內焦一作應黎牛狐之城以易

藺離石祁於趙趙背秦不予焦一作應黎牛狐秦王怒令公子繒請地趙王乃令

鄭朱對曰夫藺離石祁之地曠遠於趙而近於大國有先王之明與先臣之力